

石默○著

旁观者



一部清新淡定的女人岁月笔记

关于际遇、顿悟、美丽及其他……

作家出版社

豪現者

石默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旁观者/石默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6

ISBN 978 - 7 - 5063 - 4759 - 4

I. 旁… II. 石…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5462 号

旁 观 者

作 者: 石 默

责任编辑: 张月寒 那 耘

装帧设计: 创意源文化艺术

封面题字: 庄晓玖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27 千

印张: 23.5

印数: 001 - 5 000

版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759 - 4

定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石默，原名史小凤，作家，经济学学者，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出版过散文集《故土的老房子》，经济学随笔《经济学的零度》。比较出名的散文有《旁观者》《故土的老房子》《雨》《秋天的故事》《童年的消逝》《宝葫芦的秘密》《一个自由诗人》《关于白领》《金鞭溪散记》《杜鹃鸟》《古城歌谣》《读他的感觉像六月》《坎》《幸福的学问》《驼铃》《乞丐》等。其中《雨》收录于新课标中国学生阅读工程——中学生名家品读《名家小品精粹》卷，《杜鹃鸟》收录于高中语文大阅读《文学作品与考点》。

回首向来萧瑟处

代自序

从早晨开始，一场风不期而至，裹挟了阳光和云朵的碎片，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风的侵袭，倒是风改变了人出行的计划。风总能透过玻璃窗细微的缝隙，和尘一起挤进屋来，不容置疑地覆盖在书上，让我对书上的文字产生了背信弃义的念头。来到屋外，一片树叶飘了下来，落在了脚边，我甚至听到了它飘落在地上的声音，从它落点逆着它的飘落路径让人觉悟到了时间的虚无。因为它飘的是那么地轻，是在一阵阵的冷风中带着露水飘落下来的。待我坐到了一棵树下面的石头上，我听到了风拂过树木的声音，落叶一下子覆盖了我的脚，并继续在地上扩展着。它们不断地下落，一片又一片，减轻着树干的重量，树与叶子原本是那么纠缠不息，现在却两两相望，我知道它们与我一样地寂寞与安静，这是一种时间深处的安宁。

现在是秋天，是落叶的季节。我把我的一些文章理了理放在一个文件夹里，如把那些落叶拢在了一起放到筐里一般。记得那些年我还是个孩子，不，是我的整个少年时代，把自己写的一行行的小诗也就这样的拢在一起，而拢着拢着又让她们散了，随着风去了。

我的少年时代，虽然处在一个不尚读书的年代，读书却一点都不功利。事实上，我是很快乐地享受了这段不为功利读书的日子。那时我就像一只趋光的蛾，只要能到手的书，这些静止的文字就像是握在掌心里的声音和气味，让我不能松开五指，在慵懒的光线里轻轻翻动书页。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每天都在桌前读很长时间的书，他给我留下这么一个印象——一直在读书。所以，我也一直保持了读书的能力，这也是我最愉快最得意的一件事。父亲博学、宽厚，他在哲学、史学、考据学、伦理学等领域均有研究。但却不大赞同儿女们去读这些书，也许觉得在那个年代里读这些书与生计没关系，自己读这些书甚至成了受害者，他不愿意儿女重蹈覆辙，他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和文史哲毫无关系的人，希望我们在生存的森林里拥有自己的树木，能自食其力平平安安地生活。十五岁我开始写诗，虽写的不算好，但却用一个孩子的单纯和率直进行了宣泄，而且是淋漓尽致地宣泄。对于我的率直和痴迷，父亲有些忧虑。而母亲却让我尝到了阅读文学的快乐，我家有些很好版本的小说、戏剧，这些书属于我母亲，在我能读懂它们之前，作为一种奖励，母亲允许我从书架上取下一卷，恭敬地翻动书页。恰恰是这些书煽动起我求知的欲望，似乎少年时代的某些部分，就寄于书本。十八岁之前我几乎读完了我能找到的所有小说名著，看了不少经典，也读了很多现代派诗人的诗。有阅读这碗酒垫底，十九岁参加高考时我的作文得了高分。

我考大学的时候高考制度刚恢复，正是思想大解放的当口，出现了很多好文章，它们一下子成了主角，为什么？究竟有什么好？我何尝想过，何尝敢想。光知道每个时期都会推出一些主角，被选中的必定是好的。“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刘心武、卢新华成功的简直让人嫉妒，因为他们似乎成功的太容易，而且也太辉煌。紧接着是张贤亮、古华、龚巧明、王安忆、周克芹、辛北们，虽然他们在“伤痕”的揭露上不及刘心武们那样泼辣大胆，无所顾忌。但当精神回归的时候他们一跃而起做出了大事，一点都不输给前者。一时间作家诗人如雨后春笋般茁壮，他们的名字叠映在那个时代的幕布上，映的文

史哲学科在我们的眼里简直就是太阳——耀得让人睁不开眼睛。当然，也映着我心里对学中文、历史和哲学的向往。但这份期盼并没有得到父亲的鼓励，他清楚我写的那些小小的诗文不但不能给我一张吃饭的桌子而且会生出麻烦，在填写大学志愿的时候他建议我填报当时多数人并不清楚是干什么的金融学。这样，我就读了一个我不热爱，但也没有厌倦的专业。

那时候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年青人，那样的耽于梦想，那样地渴望用自己的笔写下不朽的诗篇。

我一心朝着文学的殿堂奔跑，却进入了实用主义的庙会，这一点让我有些难过也有些失落。那时想读文学的欲望太强烈，不能读这些学科就像梦想被黑暗吞噬了一般。收到入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正在读《双城记》——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历史的严峻、政治的威严、个人的渺小和命运的无常都涌现在面前，有思念有渴望，期期艾艾，虚虚实实，激情澎湃，缱绻多情，让人浮想联翩，不忍放下。小说中的故事结局是必然的，从开始到结束，很完整。而人生的故事却常常出人意料，你无法知道你人生的故事将会沿着怎样的思路发展下去，人生的路很少是自己所想的样子，它只是它所是的样子。我把通知书夹在书中，她让那个白天和夜晚弥漫着激动和不安。我坐在桌前，梳理着头脑里一大堆如熔岩般炽热，又像乱麻般繁杂的思索。直到夜幕把大地包裹，暗夜阻遏了所有的色相，让绚丽的色彩都只能成为人们在黑暗中的想象，沉寂在漫漫的时空里。我既逃脱不了夜色虚怀若谷的胸怀，也不能淋漓尽致地阐释它。撇开胡思乱想，打开灯，眼前的报纸上满是在黑暗里愚蠢的胡涂乱写，细辨认，反反复复、歪歪扭扭写的竟是：“我与文学缘分已尽”。一个人和许多无可挽回的变化，都有可以用这样的字眼来做为结束语。

窗外那棵高大的柳树把漆黑的暗影与夜连绵在一起，沉默无语，波澜不惊。我无法把心里想的东西清晰地说出来，就像一种迷茫的指向，它也从未把谜底提前说出来。“严格说，我们的每一步其实都在不完善中，都在不甚明了中，甚至是巨大的迷茫之中，因而每时每刻

都可能走对了，也都可能走错了”。这段话是史铁生的夫人希米刚给我发过来的铁生的新作《放下与执着》中说的，看来先生也有过这样的时刻。

在迷茫的时刻，逗留的是幻想、盼望与现实。终了，还是找到了出口：不管怎样，能考上大学，还是件很快乐的事，在此之前，所有的快乐都没法和它相比；凡事都会有缺陷，缺陷既能让人痛苦，也能让人面对现实，在现实面前无理想可言，多少人的崇高热情都被实在的生活顶了回去。

用这些生硬的说教宽慰自己，心里竟然有了柳暗花明的转机。

假如让我今天重新选择，仍未必会走文学这条路，人在现实面前什么也不是，只是总归要给自己找出一条出路，而暂时不去考虑它的终点在哪里。

那么多的人在童年、少年甚至是青年时代都做过与写作有关的梦，但他们却在人生须下决断的时刻选择了其他。

显然我必须放弃我原来的期待，从进入大学的门便掩蔽了对文学的向往，对我来说学习经济学远比读小说费力得多，那些数学公式和模型害得我诚惶诚恐，可我还是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地坚守住了。然而，有一天蓦然发现你不再是一个自由发展的“人”，而是一个被批量生产出来的“有用之才”，你的命运取决于用人者的需要。经济学学科塑造人的最可靠的标志就是荒废了感动，学会了盘算。

废了。没有了感动，文章也就走到了尽头。

这就是代价。人都要为适合自己的位置付出相应的代价。

我徘徊过，但始终没找到放弃的切口。只能这样说服自己，人有很多种表达方式，文章是其中之一。

我就沉默了。

以后的事态变化证明父亲的经验使他在判断上的谨慎是正确的，当今的社会，资本横霸天下，功利主义成了惟一恪守的原则，文学的乌托邦因失去了现实的依托而沦为笑柄，不得不成为顾影自怜的镜子。今天的诗人，除了生存状况的潦倒，还让人联想到神经质、悖

逆、疏懒、脆弱……几乎是全方位的失败者。也正如父亲所料，的确是学习经济学让我有了一张吃饭的桌子。我感恩于我的父母，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想想父母成了自己的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

这么多年过来，在现存的社会里，无论是价值观念还是现实的需要，都规定了每个人都必须为获得有利的职业位置而尽全力去拼搏，从升学竞争到就业竞争、升迁竞争，统统容不得半点疏忽。我常常怀着恐惧之心看着岁月这个命题对人们的剥蚀，人仿佛一直是在践行着自己的话语，结果将会如何不能预料。我所知道的事实是，我的努力没有也无法改变整个事件，改变的只能是我自己。我开始学着随遇而安地生活，生活的这张砂纸把人打磨的粗糙而平静。

但人在某个阶段总要与某个问题相遇，就如蜚虫与惊蛰相遇夜行者与流星相遇，是上帝安排好的，即使蒙起双眼拒绝，也能感受到那事件的来临。大概是到了力不从心的年龄，从某一天开始总是有一些迷惘的伤感挥之不去，心里好像生出了沙子。当然，平常的日子心里确是没有沙子的，有的只是平常的忙碌，平常的欢喜，平常的烦恼，平常的忘却。然而有一天起风了，浪打过来，你翻了一个身，呛了一口泥沙，你也是迫不得已，或许赶紧打个喷嚏就把沙子吐了出去。但却留下了一粒，从此，它就磨损着你的心灵，时间把痛苦渐渐地包裹了，孕育成圆润的珍珠，大海之所以神秘，是因为某个地方隐藏着心灵的泪滴。

想想看，这么多年读了那么多经济学著作，验证的却是“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一个人像上了发条一样匆匆奔向远方，不但理论早已是灰色的，就连生活之树的色彩也有些黯淡了。那个叫亚当·斯密的人讲述了一个人的自私天性而达到经济的自由发展，社会自然进步的故事，几百年了，一直被奉为上旨，变本加厉，山穷水尽而不悔。俯视着尘世间自鸣得意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冷眼人间雄心勃勃的洪流，上帝早就笑了。而身边有些东西构成了触目惊心的景象，让人悚然省悟。我们活的太潦草，太浮表，不重视体验，也无暇思

索，生活满满地被各种具体事务填充着，被事件领着走，被欲望领着走。人们关注的是事体而不是自体，而最具体、最实在，最结实的却又最脆弱的生命本体被彻底的忘了。

这种迷惘的伤感把我深藏在心底的东西一点一点地唤醒。我想，人的内心世界要绝对地隐藏起来是不可能的，隐藏只是一个程度问题。

当我巡视书架时，目光落在书架最高几排的书上——那些文学书。这么多年居然没有碰过它们，它们怎能就这样被冷落、萧索地尘封在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尘味，阵阵扑鼻，令喉咙干涩。这些年人急心浮，乏善可陈。纯古典主义文学的东西，一颗昂扬之心许是忍受不了的，到百无聊赖之时，枯寂最深处，无路可寻时，方能蜚进去。我把书轻轻地捧在手心，拂去尘，那些铅字还带着油墨的香，散发出润朗的气息，撩拨着人迫不及待阅读的心情。

许多年后再阅读大师学者的文字，感受与以前的不同了。当初贪婪而杂乱地吞食各种各样的书——诗歌、小说、传记。现在不再吞食，而是面对现实生活，更喜欢思考和判断，那些经典的作品给人以启发，教我们怎样把文学当作一门艺术来看待。这里生活的距离就是阅读的距离，自然是一种惊叹和望尘莫及，遥如星汉。你看到的是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思想，是自己身边每时每刻的点点滴滴。那些熟悉的场景自己就像置身于其中，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在这里汇聚，细细地让人浏览品读，领悟和感受那些真实的足迹和印记，体验人在命运面前的根本处境，由此窥见了人生的真相：贫穷、奋斗、疾病、孤独、悲苦、挣扎、最后双手空空。

“读蒙田吧，他能使你平静。”福楼拜就这样劝他那位心情抑郁迷惘伤感的朋友。

《蒙田随笔》断断续续了几次才读完，它的确太渊博了，我需要中间有一点喘息。读毕，我无端地激动起来，并不知为什么要激动，只觉得心跳加速，肯定有一些不能让人安于现状的东西。蒙田隐居在乡村，在他的庄园里，在一枝蜡烛下，随心所欲、自由、恬淡地写下

这些东西。连伍尔芙也感叹：“像这样随自己兴之所至地讲说自己，把自己这混乱、多变、有缺陷的灵魂的整个面貌、分量、色彩、范围，都统统呈现出来——这种本领，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蒙田。”蒙田，不是为了传播名声和荣誉，而是为了内心的安宁。他不加雕饰，旁征博引，鉴古知今忘情地写，写出来的文章如水银泻地，变化多彩，亲切自然，仿佛漫不经心一挥而就似的。它们凝滞了时间和光芒，让阅读成为一种在密林中的跋涉，而当你迷路的时候会发现这样的路标：把世间种种杂物都抛在一边，隐退到自己的居所里，在那里读书、沉思。这就是蒙田，飘忽无定，随手拈起。从他的文章里我们知道了“人”原来是这个样子。后来人们把他的文章收集起来出版，起名叫《蒙田随笔》。尼采读了《蒙田随笔》就宣布“正因为有了蒙田的写作，活在这世上的乐趣才增加了”。我想，这里的乐趣是因为蒙田的“风格”乃是“无定形和不规则的话语”，是“浑然一体”，是“以变取胜，变得唐突，变得无绪”，是“蹦蹦跳跳”“飘忽不定”。读蒙田，只觉得满纸烟云，神龙出没，不见首尾，一轮红日不知躲到什么地方，放射出万丈光芒。

美的极致就在于随性。

阅读小说名著的结果使我的理想主义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困境，不可救药地对权威屈从让我慢慢地明白了小说家绝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当的，那些经典都是里程碑，人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全是徒劳，往那里走定是一步死棋。读了《蒙田随笔》，知道了这里也是奇花异草，大有可观。就像有一天忽然发现一只蝴蝶它的标本比它本身更美丽。

随笔这个写法飘忽不定，对笨人如我，倒也是一种走法。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写随笔。

我的随笔分为两类，一类为经济学随笔。我说过，我是学习经济学的，经济活动的实践是我的饭碗，现在我得端着它。另一类我是写自己想写的。我写经济学随笔的动机很简单，我曾在我的《经济学的零度》一书中说：写随笔札记“首先是出于一种阅读的本能，希望从零星的片段中，创造出某种整体——一个事物的轮廓，一个时代的

速写，一种写作的方式。如果著作只为稻粱谋略，知识和学术堕落为一种权力、一种工具或饭碗，就难免没话找话，故弄玄虚，自欺欺人。我在阅读中不断建成一些潦草的结构，经常是匆忙、不准确、时而抓一件事，时而捡一本书，不管哪里找到，只要能满足意图，就去充实那些和完善结构，它们与真实的对象有几分相似，足以容忍我思索、评述、反驳与争论，我从中得到写作与阅读的乐趣”。我写“这些札记多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因为熟视无睹，所以忽视了现象背后的本质。试图借助于经济学，洞察到经济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制度形成的来龙去脉，以及‘复原’一些事物。但举重若轻，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剖析了复杂的经济问题又谈何容易，所以，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回避本质性的困难，经济学的诘问不能振聋发聩又怎能理直气壮？”

而我的文学随笔则是随心所至，只是自己对生活的点滴感悟连缀而成。那里边驳杂纷繁，枝蔓丛生，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篇目也长短不齐，彼此缺乏有机联系，每章也没有严谨的结构，叙述有时离题很远，标题不一定就表达了每章的中心思想，而往往只是叙述的起点。我就以这种方式阐发我的思想和观点，既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也缺少华丽的字眼，是我在倾述，在与朋友拉家常。我常常会在某个瞬间里，非常清晰地，听见时间的声音，一点一滴的，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慢慢地走动，日月是那样的悠长，真切，可一转眼，又发见日月和从前的一切就这样地流逝掉了。时间的声音，一点一滴的，穿过不停地在键盘上运动的双手，荡漾在匆匆的路上，在与人们不经意的谈笑间，在阳光、空气和尘土的深处，一天又一天的走远了，留下来的就是这些随笔文章。

写作是享受写作的过程，阅读和写作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在我看来，写作和阅读是好东西，喜欢写作和阅读，不是我的优点，只是好东西人人喜欢，不喜欢没有理由。

写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很难说的清楚，但至少有一点我是明白的，写下来的东西都是我想说的话。许多时候只是闲情逸致，

不求什么在不在意，只是率性而为。写作也是一种自我放逐，是因为人想要倾诉，写作可以让人尽情尽性地倾诉。没有人能阻止你倾诉激情，在倾诉的过程中，又创造了一个自己。你和自己相互对话，你们是两个知己知彼的人，互为谈话的对手。你从他那里看到自己的思想，知道了自己的感受。实际上现在大家都很忙，而且生活的也很实际，人和人之间的距离遥远了，遥远得彼此总是朦胧相看。有时与朋友交谈，我常常不明白对方的意思，这时候我的感觉是，朋友到远方去了。

我对当作家这个角色还有太深的疑虑，与真正的作家相比，我唯一得意的是我的文章不为养家糊口，可以擅自做主——写我想写的。其实，对作家写作也是不必认真的，据说，莎士比亚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尊重，那时的同行往往这样谈论他的戏剧：缺点教养，少点贵族气。甚至，有点野蛮。而当年莎士比亚在伦敦戏剧舞台上功成名就，荣归故里，享受晚年，几十部剧本“是生是灭”，根本没往心里去。后来，我们知道，他变成了享有盛誉的人。但就在这一共识变得清晰的前夕，托尔斯泰却说莎士比亚太贵族气了。这就是作家。当然，人们会说我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但我不能因为世上有过一只矫情的狐狸，我就必须把自己没有吃到的一切葡萄都说成是甜的吧。

今天的社会已经被商业主义神话笼罩和淹没了，我不能摒弃了自己的专业，我需要一种谋生手段来养活自己。所以，还要认真地干点自己的工作以免被残酷的岗位竞争淘汰。虽然我的工作商品社会的混合物，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看顾着我的写作，不让它们渗进来。有时面对那些“华丽”的场面我就像一个愚钝的人，在一群人中间，是一具木偶，一个讽刺，一种折磨。我尽力的拒绝诱惑，也明白世间万物中你要坚守你的信念需要用一生来进行灵魂救赎，但我情愿。

这些随笔中少不了回顾的文章，回顾大多都是潮湿的，那是一种追随时间而去的流逝，过去岁月的每个瞬间，如脚步迅速离开地面，地面的边界，连接了失落和永远。岁月是心灵的一个暗疾，不断被怀

想填充，一点一点地扩散，它会越过时空，把背影刻在一生的高度。在回顾中人才发现前面的路好像是事先把事实隐藏起来，让人们自以为是地在错觉下走下去，然后才把真像展示给人，把最神秘的那一部分展现了出来，与命运相辅相承，至少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回顾是一种宿命，你能看到花开花落，大河奔流，看到一个人不断地被时间抛弃在苍茫中。在回顾中，不免会想起小时候那些颠簸流离的往事，也想把它们写出来，很多人写的不错且很真诚。但我一直都没有成功。一个人的痛苦已经够多了，不必雪上加霜。人不能总在追忆苦难中，何况不忘却又如何？我的年纪已经使我不再慷慨激昂，人生不易，宽容和淡漠乃是一种解脱。当然，我的脑海里时常也会回闪起一些不经意的点滴，透过那些被岁月浸染滤出生命底色的记忆的水滴，我又看到了自己，我明白走到今天并不是我有多么坚韧，多么聪慧，只是上苍还是眷顾于我。

我在改变着生活。

我也被生活改变。

但我不愿失去的，岁月也无法带走。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般旷达与顿悟恐只是“东坡居士”才有。

这本文集起名为《旁观者》，原本是我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文中写到“凡事只有内行才配评判，进入事件本身的天堂，但作为旁观者的我并不为此感到惭愧，与天堂相比，我更愿意呆在地上”。这是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这个世界上确实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人得拿什么为自己埋单呢？爱、勤劳、健康、幸福……还不够，你要的东西越昂贵，越需要隆重的抵押，如果你选择因平静而平庸，或者因勤勉而非凡，结果也许会置换——勤勉过后也许依然平庸，而由平静长至卓越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相信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卓越，而是真诚地生活。伍尔芙有一段话说得非常诚恳：“到最后审判时，上帝会奖赏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征服者、伟大的立法者和伟大的政治家——他们会得到上帝赏赐的桂冠，他们的名字会刻在大理石上而永垂不

朽；而我们，当我们每个人手里夹着一本书走到上帝面前时，万能的上帝看着我们，然后转过身去，耸耸肩膀对旁边的圣彼得说：‘你看这些人不需要我的奖赏。我们这里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只喜欢读书’”。

看来，读书人大概也在旁观者之列吧。

回首向来萧瑟处(代自序)

山映斜阳

思念的萌芽	3
清水河里的一只陶罐	10
旁观者	16
春天的倾诉	24
秋雨	29
故土的老房子	35

晓风残月

雨	49
那个安静的晚上	54
燕子山的记忆	59
睡眠与休止符	72
天凉好个秋	78
她为谁泣	88
秋天的故事	91

目录

西风惊绿

变，是不能抗拒的	97
一切都在书里	107
童年的消逝	114
关于任性的话题	119
犬儒主义的衣钵	123
宝葫芦的秘密	126

长烟落日

是放下，还是执着？	135
苍茫历史中的一个人	153
一个自由诗人	161
文人的自白	171
孔雀……	177
关于白领	183